

“被唱衰”的实体书店,线下依然“有戏”

做书店未必是个好生意,但是个好事业

看到钉在门口木条上“诗的温床”“影的书墙”这八个字,还未走进这家专营诗歌、戏剧、电影书籍的码字人书店,读者便知道来对了地方。在木条一侧的地上还竖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本周即将在书店举办的文化活动:剧本朗读会和新书分享会。

近年来,无论是西西弗、言几又等品牌连锁书店,还是像码字人这样的主题书店,都在开发书店作为实体空间的意义。

互联网浪潮的兴起,电商平台的冲击,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都在倒逼实体书店走上融合转型之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大实体书店纷纷发力线上直播,可在后疫情时代,线下依然是实体书店的重要战场。

参与在线竞争、打通线上线下的同时,实体书店在线下还有哪些机会?

做鲜活的文化现场

“除了紧贴墙壁的蓝色书架是固定的,其他书架都可以移动,这样举办活动时就可以将书架推到两边,让空间变大。作为一家主题书店,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要以活动为中心,做城市里鲜活的文化现场,所以从设计装修时就考虑了未来的空间需求。”码字人书店创始人李苏皖说。

在李苏皖的规划里,码字人北京和平里店楼上楼下200平方米的空间,既是书店,也是融合小剧场、放映厅和艺术沙龙的文化现场。

《请和我跳最后一支舞》是李苏皖在码字人书店导演的一出沉浸式戏剧,观众可随着演员在书店里寻找隐藏的空间,甚至参与到话剧的情节里,在有限的时间内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在李苏皖看来,码字人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更为深入的体验感。

“和平里店开业500天时,活动就已举办了274场,参加者大都是年轻人。有一次,一场演出刚结束,大家都



在往外走,这时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女生对同伴说,参加这个活动,是她一周里最幸福的时刻。那个瞬间,我感觉就是码字人的‘高光时刻’了。”李苏皖说。

除了码字人书店,言几又、Page One、模范书局、大隐书局等实体书店,也在致力于将书店打造为城市文化空间。

在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看来,当下的实体书店,更像是城市的文化容器。“颜值高、有内容,实体书店本身自带情怀和影响力,在拍照打卡、体验活动的过程中,年轻人带来了流量,自身也更深入

地参与到城市文化生活的建构里。”程三国说。

探索主题化,聚合细分市场

剧集《繁花》近日发布了首支预告片,片中出现了和平饭店、东正教堂等颇具上海风情的文化地标,在社交平台上掀起新一轮有关海派文化的讨论。几年前,上海大隐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刘军就开始规划建设一家以海派文化为主题的书店。2020年4月,作为上海首家海派文化主题书店,大隐书局旗下的海派书房在上海徐汇区开业。

海派书房在图书选品上侧重沪版图书、海派文学、海派建筑等类别,在文化

活动上,也致力于打造海派文化讲堂、海派文创秀场等品牌活动。在刘军看来,主题书店会是实体书店的一种发展方向:“在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开设主题书店,运营成本会相当高,但是如果就某一个主题领域进行深度开发,聚合细分市场,实体书店还是有机的。”

除了海派书房,大隐书局近年来还推出了聚焦艺术主题的九棵树艺术书店。“‘九棵树’是大隐实体书店里坪效最高的,它把喜爱艺术或者正在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人都聚到了一起。”刘军说。

李苏皖的码字人书店如今已开到第

三家,根据各家店的选址,李苏皖在选书、展陈、活动的安排上也各有主题的侧重。

“和平里路店地处老北京街区氛围里,书店更突出对北京风物、北京文化的展现;朗园快闪店因为选址临近不少影视公司,更侧重发挥戏剧、电影特色。”李苏皖说。

程三国认为,开设主题书店需要长期投入,大多要依托书店主理人多年的资源积累,“像现在流行‘剧本杀’,有些书店就想在业务里加上这一块,如果没有掌握新业务的能力和资源就盲目跟风,资金投入只会打了水漂”。

B2C和B2B的双循环模式

“我一直觉得,做书店不是个好生意,但是个好事业。”谈起创业经历,刘军颇为感慨,“大隐书局创办5年来,算上新店扩张、品牌塑造的支出,前4年都在投入,直到进入第五年,市场回馈才比较明显”。

李苏皖也曾算过一笔经济账:“在经营的第三个年头,码字人书店基本实现收支平衡,目前图书销售收入占比50%,图书占比还是高了一点,降低了书店的利润。”

“大部分实体书店,都存在书籍卖得越多、利润越低的现象,这主要与书店能够拿到的进书折扣相关,进书折扣往往又依据进书体量的多少来决定,那么相对于电商平台和大型品牌连锁书店,中小型实体书店的价格空间就比较狭窄了。”程三国说。

根据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在2020年年底对实体书店发起的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296家实体书店中,有24家书店图书销售收入占比100%,近三分之一的书店图书销售收入占比50%-79%,24.13%的书店图书销售收入占比30%-49%。从书店的整体收入结构类型来看,图书销售依然是书店的主要收入来源。

李苏皖透露,码字人书店另一半收入里,餐饮占比15%,文创占比25%,活动门票和场租占比10%。“为了达到引流效果,一半活动都是免费的,下一步我们要增强直接产生利润的内容”。

在程三国看来,从产业整体层面看,实体书店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B2C商业模式无法形成闭环。

“实体书店提供的阅读服务是一个整体的公共文化空间,给到店的年轻人营造了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场’,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但这些都很难获得实际的收益。因此实体书店应去开拓B2B模式,把书店资源和理念推出去,弥补B2C收入缺口。”程三国说。

大隐书局近年来在上海承接了6家图书馆的运营工作,其中傅雷图书馆采取馆店联动模式,“大隐”的深夜书房就建在图书馆一层。

“增加深夜书房之后,如果读者在书房发现一本新书,这本书还没有被纳入傅雷图书馆的馆藏,那么读者就可以直接借走这本书,还书的时候,书就自动归入馆藏了,而且深夜书房营业到晚上24时,可以满足上班族的阅读需求。”刘军说。

大隐书局目前给书店的定位是实体书店零售商、公共空间运营商、文化内容供应商、文化空间设计商。刘军表示,“后三部分都是B2B业务,收入占比已达到70%”。

李苏皖近来也在探索书店品牌输出的方式:“书店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我们希望推出一些新的剧目,打造出IP来,也正在开拓协助其他异业空间向复合文化空间过渡的策略定位或托管运营服务”。

程三国认为,未来实体书店很可能是B2C和B2B的双循环模式:“当书店补齐短板后,最终受益的还是读者。” (中国青年报)

电子烟真的是“戒烟神器”吗?



“我可以做到电子烟不离手,但是我必须知道它在哪里,比如放在兜里,放在抽屉里,但我得知道它在哪里。”来自北京的90后白领郭兰博这样形容自己与电子烟的关系。自从2017年开始接触电子烟,曾经对卷烟无感甚至排斥的他“入了坑”,慢慢地形成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依赖”。

近年来,电子烟在我国悄然兴起,甚至在年轻人中间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烟的使用率已经上升到0.9%,使用人数约为1035万。在城市中,经常能看到有人时不时拿起烟杆“吞云吐雾”;在商场里,售卖电子烟的门店快速扩张;在网上,也经常能够看到有关电子烟的新闻和评测,一些明星也在代言电子烟产品。

5月26日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2020》)明确表示,有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是不安全的,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明知有害,为何仍有这么多人对电子烟感兴趣并成为电子烟使用者?号称可以帮助戒烟、减害甚至无害的电子烟,到底对

人的身心会产生哪些危害,多大危害?电子烟是否存在二手烟问题?笔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花哨外表下存在诸多健康风险

尽管市场上电子烟产品种类繁多、造型各异,但大多是由电源、雾化部件和控制单元组成。在电源供电和控制单元的作用下,雾化部件中的烟液受热雾化成烟雾和可吸入的气溶胶,从而让使用者产生“抽烟”的体验。

与传统卷烟不同,“加味”是电子烟吸引人们关注、尝试并且持续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和郭兰博类似,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韩东林也是一位电子烟烟民,而且使用过不止一种品牌的产品,桃子和西瓜是他最喜欢的口味。

“抽电子烟,我承认有好奇心的成分,比如我会把各种口味的都试一遍,再决定最后常抽的一种或几种。”家住深圳市罗湖区的80后戴文凯特别提到了薄荷口味,“我一定要买薄荷的,写作或者开车的时候吸两口,很清凉的感觉。”

曾有科学研究表明,电子烟加热后

自由基的产生与调味剂浓度有关,随着调味剂浓度增加,电子烟中自由基的释放量也随之增加。电子烟中调味剂的不合理使用,会增加对电子烟使用者的危害。

如果说能够丰富口感的香料是电子烟的主要卖点,那么同样是雾化烟主要成分的甘油、丙二醇和尼古丁等,则显得较为“低调”,通常以小字出现或者干脆就很少提及。

对于尼古丁,大部分电子烟使用者表示知晓。市面上售卖的电子香烟外包装上,大多明显标记着尼古丁含量这项产品参数。以某款口味电子烟为例,2ml雾化液容量中,尼古丁浓度为3%,雾化蒸汽所含尼古丁为51mg。市场上除少量烟弹标注为0尼古丁外,通常大部分烟弹包含3%至5%的尼古丁含量。

“我知道电子烟含有尼古丁,我抽烟就是享受尼古丁带来的快感,能够缓解焦虑、提神醒脑。”郭兰博说。

“目前市场上卖的电子烟绝大多数是含尼古丁的,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成瘾的物质。”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肖琳说。据《报告2020》显示,尼古丁除了让使用者产生依赖性,还会在妊娠期对胎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并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

与此同时,甲醛也是电子烟雾化器加热后产生的有害物质之一,但相比于尼古丁,较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研究表明,电子烟气溶胶中的甲醛和乙醛的浓度与电池电压存在明显相关性,当电压从3.2V增加到4.8V时,气溶胶中的甲醛、乙醛含量增加200倍以上。“尼古丁的含量都会标注出来,而电子烟产生甲醛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山东泰安29岁的电子烟使用者小田说。

相比无害,更追求“减害”

“之前我对抽烟是很抗拒的。”郭兰博说,小时候妈妈带他参观了一次人体器官展览,里面展示了抽烟5年的肺、10年的肺等模型,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但是长大成人,尤其是工作之后,

场合上总免不了抽烟,那我觉得还不如抽电子烟”。

卷烟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会产生一层棕色油状物,即烟焦油。烟焦油随着烟流进入肺部,是致癌的罪魁祸首,除此以外还会加速血管硬化,引起多种疾病甚至死亡。

而电子烟以雾化、加热不燃烧的方式摄入尼古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烟焦油,这一点令很多烟民们产生了“比卷烟健康”的想法。不少烟民从吸卷烟转向了抽电子烟,或者使用电子烟来“帮助戒烟”,而这一点正是电子烟在广告中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

“在严格限定条件下,电子烟或许可以帮助戒烟,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电子烟使用不当,还会激发对尼古丁的使用快感,导致尼古丁成瘾。”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主任、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表示。

此外,《报告2020》显示,由于大多数电子烟使用者同时使用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会出现两种或多种产品叠加导致的健康危害升级。

“我身边有朋友抽电子烟之后就抽卷烟了,电子烟确实有一定替代作用,烟瘾上来了可以暂时抑制。”小田说,“但是对我来说,电子烟解决不了烟瘾,也没有帮助我戒烟,谈不上‘减害’。”

室内公共场所禁电子烟刻不容缓

室内公共场所能否抽电子烟?随着相关处罚案件增多,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逐渐变得明朗。

“老烟民在飞机上吸电子烟被拘7天”“女子在飞机上吸电子烟被抓”“乘客在航班上吸电子烟被处以治安处罚”……乘客虽可以将电子烟携带上飞机,但是航班禁烟(包括电子烟)已写入相关法律法规,一旦出现航班上吸电子烟的行为,一定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高铁列车也已列入禁止吸电子烟的管控范围。去年5月31日第33个世

界无烟日时,中国铁路官网发布微博:高铁列车全列禁烟,包括电子烟,百列普通列车也已实施全列禁烟。

国内一些城市的禁烟条例中已明确将电子烟纳入禁烟范围,与卷烟一起列入监管范畴之内;然而还有一些省份和城市,对此在室内抽电子烟仍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常常有网友抱怨,在办公室、餐厅、商场总能看到或者闻到有人抽电子烟,自己不得不暴露在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环境里。

独处时,戴文凯会时不时抽上一口,不过身边有其他人时,他还是会选择克制吸烟冲动或者到户外场所再抽。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慢病控制负责人印曦说:“电子烟所产生的气溶胶对健康是有危害的,从健康角度来讲,为了保护不吸烟者的身体健康,要把禁止电子烟在室内公共场所使用纳入到控烟条例中去,纳入管控体系中去。”

“在室内不应该抽电子烟,对于不抽烟的人来说,不管是什么烟雾都是有害的,不仅是身体上,还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郭兰博进一步表示,堵不如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应该建立吸烟室或吸烟区,缓解吸烟者的“燃眉之急”。

别让青少年陷入电子烟的迷雾

《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电子烟使用率为0.5%,且绝大部分是偶尔使用。而在《2019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中,初中生的电子烟使用率达2.7%,普通高中为2.2%,职业学校学生为4.5%。

前后对比引人深思,未成年人与电子烟的距离多远才算远。

随着电子烟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一些知名电子烟品牌以“经销店+专卖店”的方式在全国快速铺开,方圆一公里之内可能就有多个电子烟门店,在一些便利店、超市也设有柜台,免费体验、打折促销吸睛眼球。从“看到朋友抽”到“翻到电子烟相关新闻”,电子烟烟民

的“入坑”原因也各不相同。

“门店可能管得比较严,在便利店买电子烟时,感觉身份证查得并不严。”据小田观察,从微信上一些所谓的销售手里买烟弹,也不需要查验年龄,付款之后就可以直接快递到家。

2016年《美国卫生总监报告》显示,电子烟中的尼古丁会影响青少年的大脑发育,青春期使用会对青少年的注意力、学习、情绪波动和冲动控制产生影响。此外,抽电子烟可能使人更容易转向卷烟,这一现象在青少年中尤为明显。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生命健康、远离烟草危害,2019年10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并要求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售渠道,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2020年7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稿中明确将电子烟纳入烟草范围;今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草侵害“守护成长”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认真落实校园周围不得设置烟草销售网点要求,严格查处向未成年人售烟违法行为、持续加强电子烟市场监管三个主要任务……

“对于青少年是否可以抽电子烟,我想所有的人都会说不。”肖琳说,“任何部门都应该不遗余力地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保护好我们的青少年。” (光明日报)

